杜工部草堂詩箋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八

大厤元年自赤甲遷瀼西所作

課伐木 并序

課隷人（隷郎計切附著也　廣雅課第也）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行下孟切周礼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鄭康成云陽木生南山陰木生北山　秋官司寇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冬官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時注材在陽則仲冬斬之在陰則仲夏斬之）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詩汝墳伐其條枚毛萇傳枝曰條幹曰枚）正直侹然（侹待鼎切輕促也）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截截篠簜（篠先了切小竹也簜徒黨切大竹也禹貢揚州篠簜）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摚突（摚晉作撑摚徒郎切突拖沒切　摚突觸也漢孔融摚突宮掖）夔人屋壁列樹白菊（列一作刎菊或作　桃菊茨之屬也）鏝爲墻（鏝謨官切杇也）實以竹示式遏

奚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徒憂一作凶莊子徐無鬼篇黃帝至於襄城之野適遇牧馬童子請問為天下小童子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誦武一作文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奴一作童清晨飯其腹腹一作腸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幽木題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山足曰麓天台賦義和亭午尚聞丁丁聲丁陟耕切伐木声也詩小雅伐木丁丁功課日各足蒼皮成積委積委多貌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藉才夜切當杖苦虛竹苦謂虛心之苦竹也斬木為籓取竹織籬跨乎居而遮防猛獸也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謂荒野之地虎豹食人纔不知禁制必為後吞齧豈惟死於干戈者哉城中賢府主美夔之守帥也處貴如白屋謂不以驕貴自居也蕭蕭理體靜謂為治清靜勿擾也蜂蠆不敢毒謂不敢以虐政害人民如蜂蠆之毒害民之至也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謂夔人插植藩籬以防虎患也

泊舟滄江岸（滄一作蒼）久客慎所觸（所或作無）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屢一作累）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執之以徽寒共給酒一斛（甫泛舟自蜀來泊止于此要當戒慎無觸此禍又況舍西山嶠雄壯含蓄猛獸極多墻壁貴乎修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為扞禦之備爾曹拍信行等冒熱往取竹木宜有以勞之泛菊伊迩給酒一斛報其勞仍以慰微寒爾）

園人送瓜（栢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南地多炎瘴瓜宜早熟今亦不早与北地無異唐志蜀地溫食瓜冬〻至熟）栢公鎮夔國（栢中丞中郎也）滯務茲一掃（茲一作資）食新先戰士（謂嘗新而先与戰士少分甘美其能加予兵也左氏文公十年傳晉侯食新矣）共少及溪老（溪一作谿謂遺園人送瓜及甫也）傾筐蒲鴿青（鴿葛合切筐竹器也謂瓜色之青如蒲鴿也）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嵌口銜切嵌山險也竇大透切泉竇也）引注來鳥道（鳥道乃飛鳥之道道高貌）浮沉亂水玉（夔俗無井以竹簡相接引岩泉於石曲鳥道之間遂以瓜浸其中或沉或浮如水玉然寒水玉盖水

晶也列仙傳赤松子服水玉

愛惜如芝草甫秋涅得瓜甚喜愛之如芝之草也晉嵇康甘瓜賦二芝瓜處一焉

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蔕除蔕丁計切秋蔕蘇尾也仍

看小兒抱抱晉作飽謂可以敵小兒也東陵跡無絕楚漢休征討昔秦亂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楚項籍漢高祖討秦之亂自楚漢罷兵之後東陵瓜絕無有人能繼其美也園人非

故侯種此何草草今園人非故日之東陵侯避地以自給然能種此瓜抑何勤耶草草辛勤貌按此篇兩用草字〻雖同而義則異矣

信行遠修水筒引泉筒也

汝性不茹葷葷許云切臭菜也莊子人間世篇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清靜僕夫內信行乃童行也僕夫之內推汝性清淨不食葷腥故特愛之秉心識本源本一作根於事少滯

礙告子曰性猶湍水孟子曰有本者如是信行既識心性之源本故遺之於事少有滯礙不通也雲端水筒折

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謂水筒為碎石所礙以致水滯賴信行以修疏通其流也往來四十里荒險崖石大日曛驚未食食一作飧

日入未暇食憐其飢也貌赤愧相對愍其冒暑之勞也浮瓜供老病脩竹筒以引水以浮瓜供我止渴疾也裂餅常所愛公食餅則裂其半以与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故繼以答恭謹之言也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殿丁練切信行忍飢以脩葺足見其恭謹可以辨殿最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信行之勳超諸僕夫其功爲最也詎要方士符今信行脩筒引水相濟不假方士符书乎軍壺自獲其利也昔蘇耽開井天下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詳見前注或曰神仙傳葛玄嘗船行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或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玄即取一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何假將軍佩昔李貳師拔佩刀刺山而泉飛耿恭整衣服拜井而泉出并見前注行諸直如筆謂引水筒相接直如筆而不邪曲也用意崎嶇外崎嶇不平貌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一作枕大江屯徒渾切聚也百頃平若桉謂百畝平田也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更代也更番相代往視田也礼記乃留更僕刘公幹詩方塘含白水決渠當斷岸稻畦水太

蕭恐浸傷稼故決之溝洫志決渠爲雨 公私各地著 著陟略切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 浸潤

無天旱 謂公田私家皆蒙浸潤之利各无旱損故地著安土不至流散也 主守問家臣 大夫之臣

曰家臣今使臣是也家臣主守田野甫於補水漏則引而問其田事行官乃巡行之官即使臣也 分明見溪畔

明一作明乃使臣巡視詳察其所以也 芊芊炯翠羽 芊芊一作竿竿謂以竹竿相接補水如翠羽然也 剡

剡生銀漢 剡以冉切剡剡竹木削殺貌言塘水盈溢如雲漢之西流也廣雅天河謂之銀漢 鷗烏鏡裏

來 言水之平如鏡也 關山雪邊看 言浪之白如雪也 秋菰成黑米 菰音孤見章也

生未可食摶遼之菰至秋時黑米乃成熟也本草菰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后結實乃取

胡米也西京雜記瓜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 精鑿傳白粲 鑿或作穀精鑿謂舂擣之精白粲乃米之至精

者三人合也言以菰米合白粲而炊飯也左氏傳粢食不鑿音作注不精鑿也 玉粒定晨炊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

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鵠高一丈銜䒾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粟生穟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韓信傳晨炊蓐

食 紅鮮任霞散 紅鮮謂魚色紅如霞也 終然添旅食 添食謂加餐也 作苦

期壯觀 謂耕作辛苦期收成之大有也楊惲傳田中作苦 遺穗及衆多 詩甫田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我倉戒滋漫伊寡婦之利而我戒其滋漫利於人而嗇於己之意也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邁遠行曰邁老年畏遠邁姑次夔州聊以舒展崩迫之懷也愈風傳烏雞本草日華子云烏雄雞主風濕麻痺秋卵方漫喫春卵可以抱育而秋卵則充食而已本草雞卵中白皮亦治病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殺所責切削也楚人以火炙竹去其汗則不蠹謂之殺青終日憎赤幘憎晉作帽赤幘雞冠也謂雞終日喧呼聒人故憎疾之也搜神記洛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有書生入亭端坐誦書夜半有人著皂衣又有人冠赤幘來戶外呼亭主問誰是夫嘆而去書生更呼亭主問面黑者誰曰北舍母豬也赤幘者誰曰老雄雞也汝是誰曰我老蝎也明日併殺之亭遂安靜踏藉盤桉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地晉隙作散可以樹高柵嫌雞來踏藉盤桉乃使塞其徑於牆東空閑之地用殺青竹立柵以存之也避熱時來歸來晉作末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令讀平声亭午暑熱雞避熱歸則又慮之有追蹤竹為籠罩之使不得跳擲也稀間可突過可一作苦間苦覓切

闌也此觜距還汚席我覔見螻蟻遭彼免狐狢厄又恐籠柵間隙稀疎可銜突以過觜爪汚漫於几席故丁寧戒乎宗文許為措置苟如所謀螻蟻可覔其死而雞亦不為狐狢所害而得其便也應宜

各長幼自此均勍敵勍渠京切彊也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

益見一作如自此長幼各得所宜勍敵必均皆趨於成就非特見籠柵之有制度近又譬諸身其損益之理亦莫不然明明

領處分一二當剖析宗文宜領吾處分當割斷分析以成其事此告之之辭也不昧風

雨晨雞能司晨風雨不渝詩鄭風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二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乎不

喜亂離減憂慼甫當亂離之際而能守其法度則憂慼解矣甫因雞而言及此豈非近身見損益乎其流

則凡鳥其氣心匪石雞雖凡鳥害鬬耿介有氣甫不改其度故心不啻於石也詩邶風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去一作及撥除也謂雞夘愈風順氣除其煩悶不為

疾也莊子若冰將釋未似尸鄉翁劉向列仙傳祝雞翁雒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千餘頭皆有名字暮棲樹

上書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散錢去而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止其旁後漢地理志偃

師有尸鄉十道志尸鄉屬偃師拘留蓋阡陌阡陌田間道也尸鄉翁養雞之多不須籠柵惟拘留張蓋於阡陌之

間今甫未能似之也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旭步北林小園背高岡（爾雅釋山脊曰岡）挽葛上崎崟（崎公奇切崟魚音切崎崟山貌挽葛謂攀援葛藟而上也）曠望延駐目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壯（水壯非潛鱗所居喻賢非逸士所棲也）去翼依雲深（歸鳥避增繳之害惟恐其不深遠君子退避讒謗亦若此也）勿謂地無疆（坤卦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劣於山有陰（劣力輟切不似也地雖廣大然盜賊縱橫若無所容身不似山陰可以避亂也）石根遍天下水陸兼浮沉（根音原木名其子如鈴穀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遍載石根以充粮也）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甫自登隴首山迯避至蜀又自蜀至夔或迫山或依水浩遠至今凡十年亂離未平故傷之是以不免為潛鱗去翼苟避禍亂故也）故園暗戎馬（謂長安之家鄉盜賊多也）骨肉失追尋（謂弟妹逃難分散也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狐死首丘不忘本也老年之心常思故鄉以平

昔生長䰟夢不忘也志士惜白日功名未立恐老之將至也傅休奕詩志士惜日短久客藉黃金謂費用多也敢為蘇門嘯晉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声如鸞鳳之音乃登之嘯也又世說蘇門山中有眞人樵伐者阮籍往問之仡然不應籍對之長嘯籍還半嶺聞上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庶作梁父吟甫不敢以眞人自居但效諸葛長吟而已此謙辭也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雷

大旱山岳焦莊子逍遥遊篇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密雲復無雨一作密雲復如雨小畜卦密雲不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謂邦內祭旱禱雨使童男童女歌舞以樂神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峽中喧擊鼓峽中風俗大旱則擊鼓焚山而求雨也神農求雨書祈雨不雨則暴巫暴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眞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梗古杏切土梗土龍也俯傴謂鞠躬以求乎神也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數所具切謂百姓以旱之故無以供稅斂鞭撻成瘡痍也昊

尪或前聞暴步木切尪烏光切尪瘠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故魯僖公欲焚之按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左傳僖二十七年夏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使鞭巫非稽古暴尪鞭巫皆不遵古制苟惟行此適所以遺怒上帝也請先偃甲兵處入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惟是偃息甲兵人物樂業賦斂無盡取於民儻遇水旱歸之天數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不爲災此陰陽之常數也莊子秋水篇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上天爍金石屈原招寬篇十日並出流金爍石羣盜亂豺虎七哀詩盜賊亦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今上天作旱流爍金石盜賊否噬甚於豺虎二者之禍愆陽而乾不猶甚於盜賊乎甫傷禍亂上下並作也左氏傳冬無愆陽昳宵殷其雷殷於謹切雷声也詩召南文風過齊萬弩言風急也復吹霾翳散言雷雖鳴將欲雨又爲風所吹斷也爾雅釋天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虛覺神靈聚神靈龍也龍物畢聚而霾翳將以爲雨風既吹散盡竟覺亦氣喝腸

胃融（暍於歇切傷暑也）汗滋衣裳汙（汙一作腐）吾衰猶計拙失望

築場圃（今既旱乾是以農事失望詩豳風九月築場圃）

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斫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夔俗旱則擊鼓焚山意欲脅龍以致雨也）爆嵌魑魅泣（爆皮教切謂火爆嵌巖而山鬼驚哭也）崩

東嵐陰昈（昈侯古切日光也謂陰寒之処亦為火所明迫故嵐陰如日之光明也）羅落沸百泓（泓烏宏切水深貌謂百泓之泉為火所灼皆如泉沸也）根源皆萬古（萬一作太謂夔俗焚山求雨乃自古然也）

青林一灰盡（言林峦之色皆成灰盡也）雲氣無所處（言雲氣無所歸也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勝

煙柱（河棹一作河淡勝一作騰煙柱謂燭也河中之棹火延及光焰勝於燭也）勢欲焚崑崙（謂火勢之盛欲燒崑崙也山海經崑崙在西北高萬仞）光彌焮洲渚（焮香靳切火也謂火光彌漫照洲渚也爾雅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声吼一作吼争）神物已高

飛不見石與土不一作只神物指言神龍也變俗於山欲惑怖蛟龍然龍為神物高飛遠引而不可見所留者惟石与土而已爾豈要譊譊要讀平声譊侥谷切憑此近褻侮謂為比牽者非惟要速謗褻亦近乎褻侮兒神果何益耶溥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溥關近及郡開長吏郡守縣令也長吏憂恐火拗延及然則為民主者要當以精誠上格庶幾化禍為福今乃焚書草木昆蟲豈不昧於理乎遠遷誰撲滅書盤庚上若火之燎于原其猶可撲滅將恐及環堵儒行儒有環堵之室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深恐火勢不上延及環堵之室甫抱胃疾既渴旱熱復遭火氣酷烈竟覺更尤深喘殘如絲縷不絕也

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山雷殷於謹切雷声詩召南殷其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白屬秋朱屬夏謂夏得雨而氣候變為秋也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為誰哀珮謂神女所鳴之佩也神女賦搖珮飾鳴玉鸞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昔楚襄王夢与神女遇侍臣宋玉為作高唐賦曰昔先王游高唐怠

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神女也聞君遊高唐願薦寢席文神女賦楚襄王夜寢夢与神女遊其狀甚麗寤而夢之寤不自識惘兮不樂悵然未忘夢所謂昔先王乃指懷王今誤以為襄王 冥冥翠龍駕駕謂神女所乘之駕也屈原山鬼篇雷填填兮雨冥冥高唐賦虬為旌翠為駕 多自巫山臺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 其室附層巔峽中倚山居民如巢穴也 下臨不測江謂背山面水也 中有萬里船峽江東通浙西通蜀往來多万里之舟也 多疾紛倚薄倚薄謂事之崩迫也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 少留改歲年 絕域誰慰懷 開顏嘉名賢嘉一作喜謂喜得李丈也 孤陋忝末戚 等級敢比肩比肩去声 人生意頗合頗一作氣 相與襟袂連 一日兩遣僕 三日共一筵甫自以負賤不敢比肩李丈然李丈志意相投今与甫為連袂之交或遣僕共筵礼数周至甫深感之也 揚論展寸心刘琨書揚論敘結 壯筆過飛泉虞義詩念子筆力壯曹植作王粲誄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文如春華才若湧泉 玄成美價存此以韋之明經比李丈也前漢韋賢字長孺進授宣帝詩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選子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子山舊業傳又以庾之能文比李丈也周書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
子掌書記徐陵父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信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文並綺麗世號徐庾体後仕周聘于東魏文章盛爲鄴下所誦不
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昔韓信軀長八尺漂母哀而食之今甫乃蒙李丈見顧也且爲
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回白帝棹南入黔陽天黔其廉切
黔陽屬武陽郡南自峽中南入黔州謂汧公李丈故作是詩以序別也汧公制方隅汧輕煙切從志汧屬右扶
風汧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按舊唐書上元初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防禦使迥出諸侯先封内如
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一作金莖掌一作金掌露以况李公之清高也三輔
故事漢武建章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立修莖之仙
掌承雲表之清露正直朱絲絃以况李公之正直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昔在堯四岳
今之黄潁川以堯之羲和漢之黄霸美李公之循良也于邁恨不同所思無
由宣遠行曰邁所行既不同故所思雖宣謂此別之後莫寫相思之情也山深水增波謂李公涉歷
山水之險阻也解榻秋露懸後漢陳番傳番爲樂安太守郡人有周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番能

致爲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又徐穉傳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客游雖云久主要月再圓 要陳作因要讀平声昔陳蕃設榻以待周璆徐穉去則懸之今李丈解榻懸榻以待甫正當秋月卽以客遊既久爲辞主人更要月再圓言挽留之誠意也

晨集風渚亭 謂李丈餞別也

醉操雲嶠篇 徐陵醉中作白雲出遠嶠詩明日酒醒讀之自驚以爲神助操七到切謂送之以詩也

丈夫貴知己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己乃知心也李之於甫眞爲知心之交也

歡罷念歸旋 旋句緣切謂酒罷將歸念〻不忘蓋惜別之意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黄門從叔朝謁

從才用切王洙曰韶比兼開江使通成都以江下峽舟船

令弟尚爲蒼水使 羡杜韶爲開江使也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按黄帝中經歷代聖人所記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来候之謂禹曰欲得上神書者齋於黄帝之岳岩之下禹退齋三日庚子登宛委山得金簡玉字之書通水理也

名家莫出杜陵人 長安有南北杜最爲名家也故兩都賦有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注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黄霸王商並杜陵人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

人五公謂太尉田蚡長陵人太司馬張安世司空朱博並杜陵人司空平當大司馬韋賢並平陵人也 比來相國兼

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 時崔旰寇成都杜鴻漸以黃門侍郎領相職入蜀以平其亂遂還朝也

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 拖託何切曳也 莫度清秋

入吟蟋蟀 前漢王褒頌蟋蟀俟秋吟潘安爲黃門作秋興賦曰熠燿鳴乎軒屏 早聞黃閣畫麒麟

閣一作閣甫勉鴻漸莫空度時節偷安於蜀早歸論功畫像於麒麟閣也昔漢宣帝畫功臣於麒麟閣見前注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 淮南天文訓日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以留豺虎亂 豺虎喻盜賊也 南方實有未招魂 公自言也客於南楚魂飛越實爲未招也宋玉憐屈原作招魂篇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寒水玉乃水精也菰乃蒲也成於冷秋二者皆涼故乞願爲之也何似兒童歲何一作那風涼出舞雩論語先進篇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瀘龍都切瀘水出瀘州屬蜀道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却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空一作聞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宮中暑月積雪爲山取其陰涼也搜神記大明山中有虎頭翁居陰穴冬夏恆寒無別朱李沉不冷魏文帝書沉朱李於寒水彫菰炊屢新彫菰即胡米也沈休文詩彫菰方自炊將衰骨盡痛被褐味空頻被褐言其賤也褐本或作暍於歇切傷暑也欻翕炎蒸景欻許勿切飄颻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爲爾一霑巾傷征戍者十年不解甲休息也

示獠奴阿段獠張絞切夷名比命阿段理筒引水以濟消渴也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褭褭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

㶁夔峽人以竹筒引山泉其筒偶滯塞而不通故郡人夜爭餘㶁爾豎子尋源獨不聞阿段承命尋源理筩而使水通也病渴三更迴白首謂得此水以濟渴疾也傳聲一注溼

青雲謂理筩之後泉流之聲傳注也曾驚陶侃胡奴異嚴武鎮蜀甫依之武欲殺之屢矣故甫括胡奴以見意焉按晉書袁宏傳胡奴陶侃之子也宏著東征賦備述過江諸公名德而不及侃胡奴因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勳跡在人君賦如何相忍宏急應聲曰已皆備述何乃言無問其所述云何曰精金白鍊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胡奴乃止怪爾常穿虎豹羣言阿段入山穿虎豹羣以理水筩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崟魚音切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梁大同二年於巴東立信州唐武德二年明皇外祖獨孤信改為夔州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并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追言天子前時以蒼生之困而選王君為守其故至於井邑有煙則逃亡復業安居而飽食矣瘡痍無血謂無橫斂以誅求也壤歌惟海甸謂海甸之民擊之而樂也帝王世紀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王充論衡堯時百

姓擊壤於途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何力於我哉按藝經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

畫角自山樓白髮寒常早甫自言也

荒榛農復秋言荒年之後又復有秋矣

解龜踰卧轍解龜言任滿解龜印而歸記後漢侯霸傳霸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當道而卧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

遣騎覔扁舟甫使人就王信州借船也世說劉真長遣騎覔張孝廉船

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酬甫以徐孺自比而指王崟爲陳蕃也言崟之待我如陳蕃之禮徐孺也則潁川將何以報之乎潁川乃東氏之郡號也餘見前注

塵生形筆管甫謂爲左拾遺而見逐也詩彤管有煒

寒膩黒貂裘貂丁聊切說文鼠屬大而黄黒出先零國戰國策蘇秦說秦不行黒貂之裘弊

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

別離同雨散曹子建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行止各雲浮劉越石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与去乎若雲浮

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此言離別之景也

尉佗雖北拜佗徒河切謂大戎順服也陸賈傳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因說佗宜郊迎北面稱臣卒拜佗爲南越王又廣州記尉佗立臺以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尺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爲朝臺

太史

尚南留甫自比也太史公自敘留滯周南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
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從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謨故
人持雅論絕塞髫窮愁故人指王信州也言聞王崟之雅論則可以靜其旅寓之愁也復
見陶唐理以堯美唐代亡示也說文陶亡再成也在濟陰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也甘
爲汗漫遊言既復見唐堯之化則無心從仕而甘爲方外之遊也淮南道應訓盧敖游乎北海見一毋焉深目而玄鬢淚
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迎風而舞盧敖就而視之願與爲友若士笑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
入雲中敖仰視之弗見乃止駕

夔州歌十絕

中巴之東巴東山南都賦於中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巖渠內函要害於膏腴按水經劉璋分
三巴今綿州曰巴西歸州曰巴東夔州則中巴也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爲三
峽鎮瞿唐巫山黃牛是爲三峽瞿唐險過百牢關瞿唐一作夔州圖經白牛關諸葛孔明所
建故基在今興元西縣津口北枝玉觀山下傍臨白馬河東自梁洋比自武興西入金牛三泉皆步此河以齊河之西兩壁山相對六十

里不斷嶓冢岷江水流其間與白馬河合乃入金井益昌路也雖不甚險而為入川之隘口此瞿唐兩崖壁立大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爲因有間矣

白帝夔州各異城 白帝乃公孫述之城夔州則劉備之城也 蜀江楚峽混殊名

英雄割據非天意 言公孫述與劉備豈天容其割據乎 霸王并吞在物情 王讀去声

羣雄競起問前朝 問一作向下州作闢 王者無外見今朝 公羊傳王者無外東都賦子徒識函谷之可關不知王者之無外

比訝漁陽結怨恨 比讀去声近也謂安祿山以怨恨起兵於漁陽也後漢朱浮傳浮以書責彭寵曰奈何區區漁陽結怨天子 元聽舜日舊簫韶 聽讀平声聆也比以明皇太平之時為虞舜之日初明皇寵幸祿山每與之燕未嘗不奏霓裳之曲用意含蓄美中有刺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 刺七亦切謂二山之高也 閭閻繚繞接山巔

楓林橘樹丹青合 複道重樓錦繡懸 謂其華麗也

瀼東瀼西一萬家 前注 江北江南春冬花 晉作江南江北 背飛

鶴子遺瓊蕊（魏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蕊）相迹息鵁入蔣牙（唐韻蔣菰草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或謂要有平田號爲青苗陂）晴

浴鉀鷗分處處（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每日從鷗鳥遊）雨隨神女下朝朝（高唐神女賦曰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峽人以船頭把篙高相水道者曰長年正梢者曰三老）白晝攤錢高浪中（攤錢蜀人賭錢之名後漢梁冀傳以好意錢之戲注何承天纂文說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憶昔咸陽都市合（咸陽指洛陽也）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屛見楚宮猶對碧峯疑（言昔曾於畫圖上見楚宮今對碧峯尚猶疑是舊所見之畫圖也）

武侯祠堂不可忘（祠堂一作生祠）中有松栢參天長（夔州武侯廟之松栢也）

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凉

閬風玄圃與蓬壺（閬音浪又音郎）中有高堂天下無（酈元水經注崑崙之山三

級一曰閬風一曰縣圃東方朔十州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風巔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歸墟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臺觀皆金玉借問夔州壓何處

峽門江腹擁城隅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九

大厤二年秋在瀼西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凉穩睡

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商屬秋秋用事故餘熱尚无末无也）衰年旅炎

方（甫時旅於夔〻爲南楚南屬火故云炎方）生意從此活（謂消渴之疾逢秋少蘇也）亭午減汗

流（四時纂要曰在午曰亭午）北隣耐人聒（耐与奈同聒音括喧也）晚風爽烏匼（歷攷

字書无匼字疑當作佮音洽按集有曰馬頭金匼匝所謂烏匼即烏巾也或曰烏匼不舒貌晚來風凉爽人烏匼之懷也）筋力

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甫觸熱卧疾百餘日雖赴大江之水似莫能止

渴也）退藏恨雨師（爾雅雨師謂之荓翳〻亦曰屏翳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風俗通玄冥爲雨師以劍向

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健步聞旱魃（魃蒲末切旱神也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令

應龍攻之於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而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妖赤魃也）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裸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旱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 園蔬抱金玉 謂旱而蔬貴也 無以供採掇 密雲雖聚散 易密雲不雨 徂暑經衰歇 前聖春焚巫 春与煩同左氏僖公二十一年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武王親救暍 暍於歇切傷暑也帝王世紀武王自孟津還及於周見暍人王自左擁右扇之 陰陽相主客 謂陰陽相為消長而成寒暑如主客然風俗通越陌度阡更為主客 時序遞迴斡 灑落唯清秋 昏霾一空闊 四序迭相回環秋氣灑落昏霾始掃蕩矣 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 行胡剛切 数思紅顏日 数許勿切忽也 霜露凍堦闥 胡馬挾彤弓鳴弦不虛發 此自思少年秉寒射獵之樂而感歎今已老矣上林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 長鈚及狡兎 鈚音批箭也梁范雲詩長鈚破犬脣狂鈚殺劉雉翮 突羽當滿月 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羽奔突之疾也或謂射獵正當秋月光滿之時也 惆悵白頭吟 惆悵者傷衰老也古樂府有白頭吟篇卓文君所作司馬相如欲聘茂陵人女為妻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夷人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也 蕭條遊俠窟 趙燕之間俗尚勇氣號為游俠窟甫悼昔時遊俠之人今乃蕭條零落也郭景純遊仙詩京華遊俠窟 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

越縹緲高遠兒高人鍊丹砂高人指元曹長也元居于山間甫望之恨无由一賞也按漢陰長君金華大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或出真形在老翁子貞与我万年壽復須与我嬰兒容金碧經序曰丹書服丹砂者骨朽再肉未念將

朽骨甫自念衰朽冀元公毋念之也少壯跡頗踈少壯之年所為踈散无檢束也歡樂曾

倏忽倏音叔倏忽犬疾走也雖暫時歡樂倏忽為過樂不可久故也杖藜風塵際自乱離以來飄泊風

塵回視昔年盛遊豈可復得耶老醜難剪拂剪裁割也拂拭拂也當衰暮之年雖欲矜飾如舊時理亦難也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老醜絕交論剪拂使長鳴北史盧思道傳剪拂吹嘘長其光價吾子得神仙本是

池中物吾子指元公也言曹長俺於小戰如蛟龍困於池中一旦得雲雨之便飛騰雲漢豈為池中物乎吴志周瑜傳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晉載記劉元海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

筆甫言我貧賤非若吾子之得仙道唯喜小凉美於一睡況復煩促為詞筆所累為其癖於文章也

牽牛織女史記天官書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塩貴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〻〻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与牛女俱若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曰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往牽牛為

夫織女為婦牽牛織女之星各処河之傍七月七日乃得一會況瑪上歌賦曰傷匏瓜之无偶悲織女之獨勤自漢俱有此言而莫均斉諧記遂實其事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不得停与尒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及尒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焉

牽牛出河西織女出其東 陸機詩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焦林大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々与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々在氐之下謂之織女 萬古永相望 魏文帝燕歌行牽牛織女遥相望尒獨何辜限河梁 七夕誰見同 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當會少年守夜者咸懷私欲或見天漢中奕奕有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乞富壽 神光竟難候 光晉作先竟一作意洛神賦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 靈晉作奕 何必秋遂通 詳味此詩託意牛女東西阻隔以无私合之期孟子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此人之至情也雖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国人皆賤之臣之事君苟不以道而進何異於踰牆相從乎甫盖不信有此事也 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 空一作穹謂天有九重也謝朓七夕賦曰

龍駕焉之容易世人亦爲爾亦晉作以祈請走兒童謂乞巧也稱家隨豐
儉循尺蓄切白屋達公宮自小民上至公宮隨家厚薄各設果饌以祀之也膳夫翊堂
殿謂外則膳夫翊敬於堂殿也周礼膳夫主食之官鳴玉淒房櫳謂內則婦人鳴玉佩於房帷也說文房櫳室之
疏也曝衣遍天下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竹林七賢傳旧俗以七月七日曝衣南阮冨所曝皆
錦綉比阮貧乃以竹竿標布犢鼻褌於庭曳月揚微風曳以制切謂佳人盛服乞巧風前月下也謝莊賦曳雲裳之
素月蛛絲小人態王充論衡蜘蛛結絲以綢飛虫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曲綴瓜果中一綴
作掇荊楚歲時記七夕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中庭以乞巧有蟢子綱於瓜上則以爲得巧初筵瀼重
露瀼乙業切說文濕也謝霊運入彭澤詩瀼露馥芳蓀幽潜雜詩瀼瀼露撥曳英日出甘所終終一作從
自露零至日出方罷比人間舊俗然也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忡直中切詩草虫未見君
子憂心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尒雅釋親婦稱夫之
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敢昧織作功謂未嫁之女憂心忡忡以礼自閑加律竭力機杼尤故不出外闥豈有
私相會合者耶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弃禮法恩始夫

婦恭譬如君臣相去咫尺非其義則不相從契合必以道也況夫婦之間其可弃之法爲私會哉始或不恭終則乖睽也大小有佳期戒之在至公然小大各有期會要在至公不可爲私邪也方圓苟齟齬齟齬不相值宋玉九辯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丈夫多英雄謂婦人女子苟或背戾若方鑿圓枘之不相入爲丈夫者豈能容之此人之常情況牛女之東西乎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耗一作刈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詳味此篇託意於除惡以佑善人其終篇在於聚而能散以閔亂世之困乏使有爲政其意必有見于世者借夫負之用也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粳音庚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非類指惡人害善邪者亂正故也前漢劉章曰非其種鉏而去之田家戒其荒君子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也功夫競搰搰搰苦骨切勤勞見莊子天地篇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本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且穀者民之本善人国之紀穀不可忘善人安

可弃恶人居朝以悖命乱其常道是以急欲除之故也吳牛力容易吳牛今之水牛容易言其有力最多不以

爲難也君子又力去之而後已也丗説今之水牛生江淮間故謂吳牛並驅紛遊場一作亚駈動莫當駈讀去

声亚駈則双駕之也場者彊場之場也豐苗亦已穊穊音異苗根也謂君子務封殖之勿使搖動也穊或作穊

雲水照方塘謂又從而闡繹之德澤所以待君子盂謂是也隋李巨仁詩方塘含白水有生固曼

延静一資隄防人之性本静一以礼爲隄防使非僻無自而入國家以賢哲爲隄防提其紀綱則羣動安有不

正大一哉督領不無人提携頗在綱携一作挈書盤庚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荊楊

風土暖周官荊州揚州宜稲肅肅候微霜荊揚在南方地暖霜降之後万物肅成所謂秋是也詩豳

風九月肅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臧主守指行官張望滅害也清朝遣婢

僕謂阿稽阿陖也寄語謝崇岡爾雅山脊曰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

我倉詩我倉既盈籍田庾我倉如陵豈要仁里譽要讀平声論語里仁爲美感此亂丗

忙當祿山乱離之後百姓困於軍須老弱轉於溝壑仁人君子何忍獨務蓄積坐視斯民之餓莩耶是以聚而能散非要仁里之声譽

也孟中有哀故尔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丗詩荏苒百工休謝宣

城詩屢後運傷程耕月令霜降百工休鬱紆遲暮傷當歲暮之時百工休役甬感衰老之迫其志鬱紆而哀有餘也
陸機詩紆鬱遊子情謝朓詩遲暮獨如何

月

斷續巫山雨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天河此夜新謂之新則知為秋七月也尒雅天河
謂之天漢亦曰雲漢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移一作多
謂月明則魍魎移避於深林也国語木石之怪夔魍魎注山精也馬融廣成頌注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張載詠月詩魍魎難逃影蝦
蟆動半輪淮南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許慎注詹諸月中蝦蟆也盧仝月食詩嘗聞古老說是蝦蟆精月尺
蝦蟖傍輪而跳躍故園當北斗長安城上直北斗甫家在焉直指照西秦廣雅北斗
樞為雍州按集有詩曰北斗故臨秦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
冷復亂簷邊星宿稀宿息救切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

欒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謂峽人以百丈繩牽船也水自渝上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下蜀者謂之外江也未息豺狼鬬謂戰爭未息也空催犬馬年自謙之称也晉陶侃臨終上表曰臣猶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謂御史之搏擊奸回如鷹隼之逢秋搏擊鳥雀也舊唐書桓彥範奏揚嶠為御史嶠不樂搏擊之任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願遂引為右臺御史

奉漢中王手札漢中王瑀攝睿宗之孫讓皇帝之子代宗之叔父肅宗時貶爲蓬州刺史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題注剖符來蜀道前注歸蓋取荊門謂車蓋自荊門軍出陸取道而歸矣峽險通舟過過或作度江長注海奔謂蜀江通海也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主人指爲郡之人時王在中途借名園以過夏

也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前漢陳咸奢侈玉食天雲浮絕壁
風竹在華軒謂名園之景物也已覺涼宵永何看駭浪翻言時
已秋矣而已風稍定不復見浪之可駭矣入期朱邸雪以冬入朝爲期宿于京師邸舍也唐制諸侯朝天子各置邸京
師朱邸謂邸以朱飾也朝旁紫微垣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所居也枚乘文
章老甫自比也甫遊王之門下亦若枚乘老而以文章題名于諸王也西京雜記枚乘文章敏疾時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
矣河間禮樂存以比漢中王也河間獻王脩礼樂被服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悲秋宋
玉宅甫自喻其感時也宋玉宅在歸州前注失路武陵源甫自喻其避乱也武陵源在鼎州前注
淹薄俱崖口謂時与王俱在峽口也東西異石根謂時与王東西相望也東音
迷咫尺謂其言之難也鬼物傍黃昏傍一作倚謂其地之僻也羌戎叛賊未息山鬼昏見晨趍犬
馬誠爲戀謂今王入朝甫窃无犬馬之恋也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恋主之情狐狸不足論
狐狸喻羣小也豈足道哉前漢侯文謂孫寶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後漢書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從容草奏罷
宿昔奉清樽言王奏事既罷必侍宴于天子以奉宿昔之歡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一作及歸在茅屋）旁舍未曾嗔（謂彼此皆淳朴也）老病忍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耕耘属地濕山雨近甚匀冬菁飯之半（菁謂蔓菁可為羹以將飯也）牛力晚來新（晚舊作晚調牛晝暑則力之晚涼則力生也）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言耕種不甚後時比之四鄰未為劣也）嘉蔬既不一名數頰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荊巫屬荊楚今江陵也其地暖自冬接春皆不乏此物得以供採擷也）飛來兩白鶴（此下用古樂府艷歌行意以書其觸目也古詞曰飛來双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吾欲啣汝去口禁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离躑躅顧羣侶淚落縱橫垂）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露一作及）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經一作驚矰咨登切繳与繳同並之若切矰繳謂以絲係矢而射之）

也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纏鳳凰不相待側頸訴高旻爾雅釋天秋爲旻天杖藜俯沙渚爲汝鼻酸辛甫因覩兩鶴其一損傷不能追之止慕鳳高翔旻天頻自傷其已衰病無復騰踏之志是以酸辛故也宋玉賦寒心酸鼻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此言思長安而嘅帝闕也言洞房所以環珮冷者以玉殿起秋風之時也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長安志龍池在興慶宮躍龍門南亦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小龍出遊及帝幸蜀前一夕躍然凌空西南去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所係舟之處去秦地爲遠而想像清漏與往時不異也萬里黃山北自蜀道至長安有萬里之遠東方朔傳武帝微行西至黃山晉灼曰黃山宮名在槐里寰宇記黃山宮在扶風長安志右扶風槐里有黃山宮園陵白露中尤見懷長安園陵之心切矣

宿昔

宿昔青門裏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仗數移數色角切頻也蓬萊殿在東內花

嬌迎雜樹松窻雜録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即今牡丹也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賞之龍喜出

平池柳芳傳信記天寶中興慶宮南池中常有小龍出遊落月留王母以王母喻楊貴妃也漢武内傳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於承華殿言畢欲去帝叩頭請留乃止列仙傳西王母神人也人面蓬頭髮戴勝虎爪豹尾善笑穴居昆崙山上微

風倚少兒以少兒喻貴妃姊妹也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

知此紀明皇天寶時事也前漢周仁傳仁爲郎中令愼重不泄以是得幸入卧内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終无所言

能畫此詩言漢之宦武不終感於伎藝而識明皇之不若也

能畫毛延壽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投壺郭舍人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言如博之竪棊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帝投壺輒賜帛每蒙天一笑神異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又仙傳拾遺東木公與王母投壺有不入者天爲之唏噓注唏噓開口而笑也復似物皆春政化平

如水皇恩斷若神謂明皇時承平日久驕逸遂生百伎皆日能感動帝意也時時用抵戲

亦未離風塵抵戲謂角抵之戲也令兩二相當角力量其伎藝射御未離以出俗風塵之事也前漢武紀春作角抵戲

鬪雞列子黃帝篇紀渻子爲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左傳季氏與郈氏鬪雞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巂獻長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晉人皆有鬪雞賦陳鴻東城父老傳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鬪雞是兆亂之家也

鬪雞初賜錦東城父老傳明皇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即位治雞坊索長安雄雞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兒五百人使畜擾教飼之上好民風尤使諸王外戚至傾帑敗產市雞時賈昌爲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銀之賜日至其家明皇雜錄上每賜宴酺會則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披黃金甲或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設太官具飲饌時百寮貴戚二王後諸蕃酋長皆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舞劍角抵戲馬鬪雞又令宮女數百人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幃中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陳翰異聞集明皇好鬪雞人以弄雞爲事有賈昌者善養雞豪寵當時爲之歌曰生時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二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錦繡衫隨軟輿舞馬既登床既一作解明皇雜錄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爲某家驕其曲謂之傾盃樂奮首鼓尾无不應節又施三層木床乘馬於上抃轉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爲妖而殺之宋書宋大明中吐谷渾嘗使獻舞馬謝莊爲之作舞馬賦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柳一作曲仙遊經一閟女樂久無香仙遊謂明皇上昇矣宜女樂之久无香也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追想驪山而傷嘆也秋風辭草木黃落兮鴈南飛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謂安史之亂也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蜀江從西而來故謂之西江也秦城北斗邊公懷長安也長安之城謂之北斗城以其上直北斗也為郎從白首自嘆其為尚書員外郎而老也馮唐傳唐以為郎中署長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漢武故事嘗輦至郎署見一署郎鬚眉皓白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今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臥病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潼徒紅切水名因以名關唐地理志關在華陰縣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即洛陽也次年遂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笳古牙切羌人捲芦葉吹之也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髯如占切鬚也謂父老從帝幸蜀也封禪書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群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

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

驪山 長安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驪戎來居此山故名土地記即藍田山也

驪山絕望幸 明皇嘗幸驪山治湯泉為池亭環列山谷今則仙去歎其不復行幸也 花蕚罷登臨 明皇建花蕚相輝之樓於上都為諸王燕集之地帝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必召升樓與同榻而坐今則傷其不復臨眺也 地下無朝燭 朝音晁凡臣朝君夜向晨則秉燭而朝今歸於地下幽閟則无朝燭矣 人間有賜金 言明皇所賜金尚有留在人間也 鼎湖龍遠去 黄帝内傳帝採首陽山銅鑄鼎荆山下在今湖城縣南二十里号鑄鼎湖餘見前篇注 銀海鴈飛深 刘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金泉上崇山墳石椁為遊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黄金為凫鴈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无浪金凫會不飛 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言天子如平時逢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於舊羽林軍尔羽林謂守護陵寢之卒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 假漢以言唐也東方朔傳提封頃畝類師古曰謂提挙四方之内總計其數也 萬國尚同心 謂民未有離心也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 謂懸車東馬入而守儉莫若臨之以儉德

也時徵俊乂入（言當求賢以自輔也）草竊犬羊侵（草竊一作草慮 犬羊謂戎狄也）願戎兵猶火（左氏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恩加四海深（言用兵莫若以恩也）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曹植詩俯身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莊子與惠子觀於濠梁而美魚之樂也）回鞭急鳥棲（回鞭急者以日暮鳥棲林故也）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惟小園（養讀去声）承顏胝手足（謂勤勞於為圃以食親也荀子子道篇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坐客強盤飧（飧音孫熟食也）負米力葵外（力一作夕晉作寒謂致力於治葵也家語子路為親負米）讀書秋樹根卜鄰慙近舍訓子學先門（劉向列女傳孟母者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傍嬉遊為賈人衒賣之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嬉遊乃設俎豆揖遜進退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乃長）

成大儒

吾宗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凡語論之間及於君臣之際反反覆覆論議用其腹中之詩書而證明之也後漢趙壹傳詩書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驥病甫以騏驥而自託也沙暖鶺鴒寒甫憫其弟之寒也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楚設關城險謂白帝城乃夔楚之險阻也吳容水府寬吳則自江左至吳而積水之多故云寬也一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題止云五弟獨在江左不指明其州則亦傳聞之未審爾風

塵淹別日（干戈之乱謂之風塵盖言風動塵起也）江漢失清秋（失或作共言多時在此而不見其第為相失也）影著啼猿樹（著直略切公自言其所在之處也盧照鄰巫山高詩莫辨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指言第豊所在之處故深思之也思之而魂飄謂之結蜃樓言蜃氣結成樓也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晉志海旁蜃氣成樓臺埤雅載雜兵書曰東海出氣如鼈龍渭水出氣如蜃形似蛇而大一日狀如螭龍有角鬣紅蠟氣成樓臺望之隱然在煙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氣輙吸之俗謂之蜃樓古樂府小臨海蜃氣生遠樓陳藏器云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蜃能吐氣爲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島嶼中嘗有此氣也）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滎陽秀（滎陽乃鄭氏之郡也）冒暑初有適（暑一作水非也）名賢慎出處（王荊公作所出）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還覓以屢空迫（空讀去声）南謁裴施州（出處君子之声致不可妄動鄭公雖冒暑有適盖以鄭子每之是以南謁裴施州亦以義動不肯妄行役也）義合無險僻（謂与裴如義相投合不以險阻爲僻也）攀援懸根木（援于元切）登頓入矢石（言路險阻也）青山自一川（言險阻既盡至施州別是一平川也）城

郭洗憂戚（按集有詩曰下視城郭消人憂是也）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則一作甚）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言鄭施州為人溫恭待客有礼得古人風也）敕廚倍常羞盃盤頗狼藉（滑稽傳履舄交錯盃盤狼藉）時雖屬喪亂事貴賞匹敵（賞一作當匹敵言以類相求也推賢者乃能待賢茲固可稱賞也晁錯傳人情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美鄭施州之好學事務閑暇乃讀書也）他日辱銀鉤森疏見矛戟（甫嘗辱鄭施州之書因美其字体交連勁曲若銀鉤然筆力𫠦利森森如矛戟也晉李靖序草書勢若銀鉤書苑歐陽詢尤工行書出於大令森然如武庫矛戟大令王獻之也按集李潮小篆歌𫠦劍長戟深相向是也）倒屣喜旋歸（屣一作履倒屣不上蹤蹕也甫喜鄭公之歸故遽然而出迎也昔蔡邕倒屣以迎王粲）畫地求所歷（求或作來畫音獲莊子人間世篇畫地而趨）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關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借咨昔切假也本或作措刺史指鄭施州以比寇恂也昔寇恂從上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策謂

杖也甫沅聞施州之風義亦欲杖策而一謂故也渚拂蒹葭塞塞一作寒嶠穿蔦蘿羃羃莫狄切此身仗兒僕仗一作杖非是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謂命駕啓行也強飯取崖壁強其兩切飯扶晚切衛皇后傳強飯勉之歎爾疲駑駘相馬法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則五駑若大頭緩耳一也長頸不折二也短上長下三也大胳短脅四也淺肉薄髀五也汗溝血不赤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馬援銅馬相法汗溝欲深長也終然備外飾駑駿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鳥道謂飛鳥之道盡言高險也庶脫蹉跌厄蹉倉何切跌徒結切甫歎無決馬以備行役不若有輿爲穩庶免蹉跌之厄然此亦託諷朝廷所用非良才是以有傾危之禍也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曰從夏至後逢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故謂之三伏驕陽化爲霖驕陽旱也雨三日爲霖欲歸瀼西宅甫寓居夔

州之儼西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拆峻岸復萬尋篙工初
一棄恐泥勞寸心佇立東城隅佇一作俯悵望高飛禽謂阻兩舟
破恐泥不可支有故遂羣蘭西根无用翼以飛去也草堂亂玄圃不隅崑崙岑崑崙之圃蓋神
仙所居甫以草堂比玄圃崑崙遠而不可致以阻兩故也餘見前注昏渾衣裳外謂光微曖衣裳也曠絕
同曾陰謂其地清爽比之重陰之氣也江文通詩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園甘長成時蜀都賦户有橘
柚之園三寸如黃金按集夔州即事詩有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獨自青是也諸侯舊
上計謂諸侯上計簿于天子以甘為貢也厥貢傾千林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邦人不
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左氏傳昭公二年季武子曰敢不封殖此木日
夜偶瑤琴謂甘可入貢以奉至尊非不貴也而邦人反不重是昔物者无他苦於豪吏之侵奪故不種植邦人既不之人
重唯甫客于此暫封殖此樹日夜聽其風韻若鼓瑤琴焉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胷襟
種木多以五為數如陶淵明之五柳韓退之五株楸其物態虛徐徒側塞煩人胷襟曾甘林之不若也詩其虛其徐焉得
輟兩足得一作能兩足疑當作雨足誤也謝朓詩森森散雨足杖藜出嶇嶔嶇丘于切嶔驅音切用阻

雨不得歸故郷欲得雨脚斷上杖藜出嶇嶔而帰乎甘林也謝靈運此上詩李目眺嶇嶔倏流數翠實投所主切

計也謂計其甘之實也偃息歸碧潯潯徐心切水名謂枕平屛而卧也拂拭烏皮几

謝朓烏皮隱几詩蟠木生附枝刻削豈无施取則老文爲鼎二趾載光仪勿言素韋索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按集有公安

贈衛均曰烏皮伴棲遲上刻峽州曰憑父烏皮綻寄鄭公曰烏皮几在還思歸喜聞樵牧音張景陽詩收策循岸

垂時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雨欲得歸瀼西拂烏几而聽樵牧之音脫簪搔背豈

不快人意也哉以其阻雨未得帰故思之也

柴門

泛州登瀼西前注回首望兩崖兩崖謂東西峽也東城乾旱天

其氣如焚柴東城指夔州夔州在蜀之東旱乾之氣如焚積薪也長影沒窈窕餘光

散谽谺谽胡紺切呀呼加切谺虛加切張口也按谽谺一作呀音同空谷也言旱氣隱見岩谷之間也大江蟠

嵌根嵌口銜切歸海成一家謂江水蟠曲繞於石實其勢散而不一至帰于大海則合流也下衝

割坤軸割害也水暫下衝如割坤軸然地有三千六百軸地能運載故有軸地海賦又以地軸挺拔而爭迴竦壁

攢鏌鋣言山峭立如攢鏌鋣之宝劒矢莊子大冶鑄金爲鏌鋣比兩臨言峽中山水之狀也蕭颯灑秋色

颯一作颭氛昏霾日車昏一作氛日乘車駕以六龍而煙嵐之氣昏蔽之也莊子徐无鬼篇乘日之車遊於

襄城之野春秋命麻序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峽門自此始峽一作峽峽以脂切夔州地名言兩

山傍夾相對而峙立如門然最窄容浮查查與槎同昔有人乘槎至天河見前往亦甫自謂也禹功

翊造化疏鑿就欹斜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巨渠決太古謂自天地剖判已來有

之衆水爲長蛇言水之狀也按集有曰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是也風煙渺吳蜀

舟檝通鹽麻吳出鹽蜀出麻兩相貿易也按集有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是也萬物附本

性約性不欲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

粟在眼無咨嗟濁醪脫粟可以醉飽尚何恨之有也山荒人少地僻日

夕佳陶淵明詩山氣日夕佳貧窮固其常窮一作賤家語貧者士之常富貴任生

涯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

氣杉青延日華青一作清賞妍又分外妍一作愜理愜夫何誇

愜一作妍謝靈運詩意愜理无違足了垂白年晉畢卓曰㝵酒舡中便足了一生敢居高士

差謂敢以高士爲伍也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

貽華陽柳少府華胡化切

繫馬喬木間劉琨扶風詩繫馬長松下問人野寺門柳少府華陽人寓居于野寺甫來尋

訪之也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温並坐石堂下一作堂下石一作石下堂

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火雲旱雲也爲月露所洗凌晨无炎氣也絕壁上朝

暾暾他昆切日始出皃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晉程曉詩可憐褦襶子觸熱生病根南

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中原乃中国之地寒暑所以正而南方甚熱故也老少多

暍死暍於歇切傷熱也汗踰水漿翻鍾毓傳魏文面有汗帝問曰何以汗對曰戰〻皇〻汗出如漿

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之子指柳生甫用喜得柳生訪之不憚力之劳也指揮當

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涕淚一作流涕悲風排帝閽

謂柳生抱經綸之志言及国家未靣慷慨悲憂其義氣上排帝閽帝閽天門也張衡思玄賦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鬱

陰抱長策鬱陶介五子之歌鬱陶乎余心義杖知者論柳
生之義既可与知已者　吾衰卧江漢但媿識璵璠玙璠良玉以美
論不可爲俗人道也
柳生也甫卧病江峽之間所媿知柳生爲美士无力以薦　文章一
揚耳魏文与鍾大理書魯之玙璠價越百金貴重都城
小伎後漢楊賜傳造作賦說　於道未爲尊　起予幸斑白論語
以史篆小伎見寵於時
起予者　因是託子孫文章於藝爲小甫自謂已所長者文章今
商也
闡柳生議論是以起發予意幸當衰老獲
接斯人因以子孫託之固　俱客古信州夔州春秋時爲夔国漢
矢柳生前程遠大故也
爲魚復縣梁隋皆爲巴
東郡梁大同二年於巴東立信州唐武徳二年　結廬依毀垣相
避皇外祖獨孤信始改爲夔州取夔国名之也
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謂所居僻車馬少　時危挹佳士
而山葉蘙塞也
佳士指　況免軍旅喧醉徒趙女舞歌鼓秦人盆李斯傳
柳生也
隨俗雅
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
耳目者眞秦之声也楊惲傳家本秦也能爲秦声婦趙女也雅善鼓
瑟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戰国策燕太子丹送荆軻入秦祖
於易水之上高漸离擊缶而歌士皆垂涕髮上衝冠藺相如傳趙王
与秦王會相如曰竊聞秦王善爲秦声請奉
盆缻風俗通缶者瓦器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子壯顧我傷我驩

兼淚痕柳生年少傷甫衰老而甫乃悲喜相半也餘生如過鳥張景陽雜詩人生瀛海間忽如鳥過目

故里今空村甫傷長安故鄉經兵革之後唯空村而已此生蹉跎不獲一歸也

種萵苣萵烏禾切苣勤呂切本草苦苣即野苣也野生者又名褊苣今人常食為白苣江外嶺南吳人无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厨饌白苣如萵苣葉白毛有野色也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拆伊人莧青青伊人今作獨野人今當從之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轗軻不進因兄依詩轗音坎又苦感切軻音可又苦賀切轗軻車行不平也一日不得志也轗或作坎軻或作坷義同東方朔七諫然轗軻而留滯

陰陽一錯亂錯或作也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其或作此炎方慘如燬燬虎委切火也炎方謂南方也人皆憂慘旱氣如火之焚也詩王室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言草木遇旱皆无生意也雲雷欻奔命欻許勿切忽也師伯集所使師謂風師飛廉也伯謂風伯屏翳也拍揮赤白日澒洞青光起澒洞讀從上声雲色起貌雨

聲先已風已晉作以已止也風止則雨霽也散足盡西靡散足謂雨脚之斜散而向西也謝朓詩云森森散雨靡山泉落滄海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謂雨作紆回而久不歇也曹植詩秋風起颯沓信宿罷瀟灑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謂兩宿信宿而後罷也堂下可以畦畦謂庭前之蔬圃也向者旱乾无發弃今既得雨故可以理也而種物也呼童對經始芋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陶淵明歸田園詩戴月荷鋤歸兩句不甲拆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本草野莧馬齒莧也宗生實於此揚雄左思賦其竹則宗生族攢左思吳都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野莧雖掩嘉蔬遇秋必當委茨霜露而不久秦譬猶小人以邪干正正人爲之掩抑至沒齒而不得進也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言賢良之人得位而不忿非似邪佞得位而封已亦猶嘉蔬出地則不滋非似野莧之得而延蔓也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注曰封厚也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荊杞芝蘭所以擁塞者以荊棘之衆多也非特莧爾亦喻君子爲小人所敝也中園

陷蕭艾老圃永爲恥謂蕭艾不翦爲圃之所恥喻邪佞不去亦爲國者之所戒也登于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胡顏謂強厚顏也野莧雖盛及蒿芑生長登于白玉之盤藉以如霞之綺遂使枝正所用不猶強顏入吾筐篚之内不亦无恥乎以喻小人擅君子一旦登于玉堂則小人將何顏而猶居朝乎終亦不用而已矣此詩爲出眼前之境宛轉含蓄道不盡凄感之意覩者可以默會也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巫山屬夔州上牢下牢修水關水關乃夔峽大關津也上牢瞿峽下牢夷陵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修水關在秋時也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吳檣楚柁牽百丈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爲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以其長可百丈故也暖向城都寒未還謂輸運京師自春至冬未有歸期蓋勞於征調故也按唐地理志東都隋置光宅元年改曰神都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羗連白蛮中巴不曾消息好青羗白蛮迫近巴蜀近爲之陵擾故也暝傳戍鼓長雲間中戍之地夜擊鼓以警盜也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日西微百川東流其勢順然也喻天下當效

順于天子月臣道也日君道也月微乃其常日不當微日微喻京師爲賊所陷代宗出幸也天清小城擣練急謂婦人備送征戍之衣也石古細路行人稀謂商旅不行也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他一作也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傷故里爲寇焚毀也謝惠連擣衣詩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十

大厯二年秋在瀼西所作

春陵行　　元　結

癸卯歲漫叟移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蒲四千大半不勝賦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罪欲逃罪者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賊退示官吏序云　　元　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

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

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樹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嗚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柰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

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敗移亦云守官貴不憂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官舊作朝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晉作百壯壯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元晉作云

遭亂髮盡白盡一作遽謂髮因故髮白也轉衰病相嬰謂血氣衰而百病俱集也沉

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文章集略狼狽猶狼狽也歎時藥力薄謂憂其則藥力无效也爲客羸瘵成謂艱難則狀皃疲削也吾人詩家秀秀一作流指道州元使君也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粲粲美之盛也詩三英粲兮前聖畏後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觀乎春陵行歘欵後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賈誼傳誼上疏陳政事曰可爲慟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匡衡常引經匡衡傳衡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道州憂黎庶憂一作哀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兩章即舂陵行賊退篇是也一字偕華星偕一作皆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謂元結欲致君爲堯舜之盛使民風純朴如大庭氏故甫比之匡衡賈誼也何時降璽書前漢循吏傳二千石有治效者輒以璽書勉勵用爾爲丹青甫謂元道州治郡有功宜勵以璽書襃用爲丹青老臣以蠲散皇猷粉澤治具也或曰丹青謂繪像也按集有曰丹青憶老臣是也獄訟永衰息漢禮樂志獄訟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結之治道州非惟止訟且又偃兵偃百姓爲汙吏誥取於是薄其賦斂治幾乎三代盛明之時也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

乃知結為正人不苟居乎祿位黍廁簪纓之列而已涼飈振南岳涼飈秋風也地理志潭州有南岳衡山祠道州屬之之子寵若驚老子十三章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色阻金印大阻一作沮晉書周顗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興含滄浪清浪一作湞之子指元道州代宗以元良吏寵授以刺史印綬元結雖蒙寵賜志則在於祿秩當畏恩之際其色阻難足見其廉於進取也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我多長卿病昔司馬相如字長卿嘗病渴甫亦有是疾也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公孫述所據白帝城在魚復有公孫述遺像是時甫客居于此思慕朝廷未嘗一日忘君也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隱於軒切憑也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謂作此篇之時正為消渴所苦而為呻吟思苦之聲是以淺於研墨而書字橫斜也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甫感元道州舂陵行之作因賦是詩冀知我者而聽之也

甘林

捨舟越西岡謝靈運詩捨舟眺迴渚入林解我衣甫寓居荊楚有甘林可入解衣以自遐適也青芻適馬性謂解馬以就芻水獨適其性馬亦適其性也好鳥知人歸謂鳥亦認主人而喜也昔

植詩好鳥鳴高枝晨光映遠岫多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或違試問甘藜藿莊子讓王篇孔子窮於陳蔡藜羹不糝未肯羨輕肥論語子路曰乘肥馬衣輕裘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遲暮謂晚年年老為客不便故喜為荆扉動適所欲无違吾山野之性雖甘藜藿亦不羨輕裘肥馬蓋以喧靜出處之不同隨人性之所樂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數色角切脫粟為爾揮時史思明陷長安軍興之際民雖困於重斂猶能以脫粟飯致意於白屋之長老也相攜行豆田秋花靄霏霏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言且田花雖結實為長老者皆不得用田家所收盡行催督以供輸官府充乎軍旅之用而民无餘資者蓋迫於在上者之苛急也主人長跪問古詩長跪問故夫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數所矩切計也勸其死王命慎勿遠奮飛是以下民怨讟故甫勉以忠義而死王命莫若鳥奮飛而遠逝此亦以效順之忠於君之意

雨

行雲遞崇高遞徐礼切更易也飛雨靄而至潺湲石間溜汩汩松上駃駃決吏切馬疾行皃亢陽秉秋熱百穀皆已棄皇天德澤降燋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卒蒼沒切今雨喜容易謂霢霂之雨也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間居莧切雷霆所以作龍之氣也佳聲達中霄所望時一致謂遠近俱蒙澤也清霜九月天豳風九月肅霜髣髴見滯穗詩甫田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郊扉及我私一作我疆顏延年贈王太常詩郊扉常不閉詩大田遂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庶減臨江費峽內无井買江水而飲今甫寓居于此因雨而喜恨无井可以抱甕庶幾或省臨江買水之費也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後漢黃憲傳戴良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所失謝靈運擬鄴中集徐幹詩中飲顧昔心悵然若有失及見秘書失心疾未見之也心有所思若失物然及既見之也故心疾頓除也安

爲動主理信然（安爲動主美李侯之閑居始因也 蓋靜則神全動則神耗理信然也）我獨覺子神充實（一作精神實有自傷奔走健羨李侯之安居也）重聞西方之觀經（觀古亂切 文中子佛西方之教西方觀經者即有西方无量壽佛經也經云如來今者教韋提希及未來世一切衆生觀於西方極樂世界以佛力故當得見彼清淨國土如執明鏡自見面像九十六觀日想爲初觀水想爲第二觀地想爲第三觀樹想爲第四觀八功德水想爲第五觀揔觀想爲第六觀花座想爲第七觀像想爲第八觀徧觀一切色想爲第九觀〻世音菩薩眞實色身想爲第十觀〻大勢至菩薩色身想爲十一觀普觀想爲第十二觀雜想觀想爲十三觀上品生想爲第十四觀中品生想爲第十五觀下品生想爲第十六觀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老身古寺風冷冷（風貶冷 冷清涼）妻兒待我且歸去（一我作來陳 作米）他日杖藜來細聽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狄仁傑封梁國公母之姊妹之子曰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博濟梁公曾孫取用爲兩姨兄弟古人有十句至辛相者今博濟爲官十年不見其濟濟數其滯滯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大賢指梁公陵遲言替皃賢者之後多是不振天意不可知古今皆然何）

獨於博濟而疑之乎比看叔父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底謂居百寮之下也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絶秉周禮魯周之宗親能守周礼今博濟之族兄弟雖多卓然守梁公礼法者盖有幾人梁公之後陵遲盖有由也左氏閔公元年傳魯尤秉周礼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眉復天啓美博濟有文章乃諸弟中之白眉者比天將啓梁公之後也蜀志馬良傳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々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左氏傳天將啓之汝門請從曾翁說曾翁謂梁公也太后當朝多巧詆詆一作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汙清濟武后當朝公卿多誅謗巧言相詆毀梁公執政以剛正自守不爲羣枉所撓如清濟不汙於濁河清濁有別也謝朓出尚書省詩紛虹乱朝日濁河汙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冊請房陵決冊一作冊決前朝長老皆流涕前一作廟詳見狄仁傑本傳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洗桒洗切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廢中宗爲廬陵王居房陵梁公薦張柬之與桓彥範等決策禁中誅諸武迎中宗使太宗社稷不泯一朝反正復見漢官威儀唐祚不遷皆狄公之力也初仁傑諫武后不宜立三思而有廟不祔姑之語武后亦爲之感動前朝長老言

之為流涕皆以功高梁公當時若不得梁公定大計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光武本紀人見司隷寮屬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之威儀也

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梁公負不世之才遭時艱危以身獨任其事雖一云荼苦不足以比梁公之苦苦為国家憂慮也詩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汝曹又宜列士食尚書帝命驗曰周公作維建大社於国中其壝之土東丹南赤西白北驪中央黃將遣諸侯鑿其方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

身為門戶多旌棨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棨戟

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侯王頗歷抵抵一作詆汝曹指博濟也然既為元勳子孫宜列土而食旌以棨戟胡為飄泊蜀漢之間以干謁為事哉況歷詆公卿求遂其私意又非寬厚長者之所為也甫意深責博濟宜守梁公之礼法無逐奔競之風也

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泥奴礼切濃皃謝眺詩零露方泥泥

虎之飢下巉呂廣雅巉嵒高皃

蛟之橫出清沘橫讀去聲

早歸來黃土汙人眼易眯况乃岷漢中山水險阻居官者率多貪暴動即相殘不啻虎蛟之吞噬是以勉博濟之早歸無為當路者所汙辱而疾之人或作衣眯莫礼切眯物入眼中也且物入眼必不能容思有以去之如甫之依嚴武尚幾為所殺況餘人乎：

寄韓諫議

注○按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韓注以諫爲職直言諫天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注通意遊君山并人間事將爲長往之計用思之故作此以寄之

今我不樂思岳陽思韓注也身欲奮飛病在床詩不能奮飛美人娟娟隔秋水美人指韓注用時病渴寓變而注在岳斯爲隔也詩簡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屈原九歌望美人兮未來濯足洞庭望八荒謂韓高傲有物外之意也鴻飛冥冥日月白鴻知去就喻賢者以道去其君也揚子問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青楓葉赤天雨霜雨讀去声謂楚岸多楓當秋零落正是相思時節也鮑照詩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謝靈運曉出詩曉霜楓葉丹玉京群帝集北斗玉京帝居也五方各有帝惟北斗爲尊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也靈樞金景內經上界玉京注下京無爲天也東西南北皆有八天九三十二天盖三十二帝之都也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北辰最尊者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或騎麒麟翳鳳凰步虛云丹乙乘翠鳳玄圃馭班麟武帝內傳西王母之從官或騎麒麟芙蓉旌旗煙霧樂謂張樂於煙霧之中旌旗之飾光粲乎芙蓉也影動倒景搖瀟湘瀟湘乃岳陽之景謂

儀仗居日月之上光影搖動湘江之水蓋喻群臣朝覲天子誑以群
帝朝斗言之也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
遊星宮之君醉瓊漿喻王子宴會群臣也招搖舞酌既陳有瓊漿瑤漿蜜勺實羽觴羽人稀
少不在傍羽人仙人也喻韓注言其骨不凡或韓注不預朝覲宴會是見其貶黜也不在傍言不在天子之左右也後以
赤松子張良比之屈原遠遊仍羽人於丹丘似聞昨者赤松子劉向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以教神農能入水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恐是漢代韓
張良見本傳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
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高祖定天下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及功成乃從赤松
子游曰韓張良者蓋良之先事韓惟幄未改而良遂去令人思之故
神慘傷良之去漢室成敗繫之甫不諫官今不見用故不敢以成敗
自任良從赤松子遊絕穀學道引餐松啄栢而已今韓注既隱岳陽
故張良之所為故甫用之色難腥腐餐楓香也神仙傳壺公令費長房
啖圂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公數曰子不得仙周南留滯古所惜所一作莫惜太史公留滯周南之地韓注
見貶於岳陽何異於太史公是以為之痛惜也南極老人應壽昌甫以注隱南方比之老人星嘆其不見也
天官書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
分時候之於南郊晉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見則主壽昌春秋元

命苞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美人胡爲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謂欲得此美德之人貢之玉堂以輔天子不宜隱於此也所以甚惜注之不用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龍渥徵黃漸以黃霸比韋中丞也本傳霸爲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權宜借冦頻復以寇恂比之本傳潁川盜賊群起光武車駕南征寇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欲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湖南安背水韋中丞鎮湖南崔異爲暴府官以安集湖南之亂也峽内憶行春謂韋雖赴湖南而憂峽之民毋思之也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王室仍多故國語咸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子子一作榻處處待高人謂韋中丞之待士如陳蕃之設榻禮徐穉也或謂孺子甫自比也

謁先主廟此夔州劉備廟也

慘淡風雲會古詩靄靄風雲會亙千八將論咸能感會風雲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言劉葛之志屈而不得伸所以偃化經綸之業也屯卦君子以經綸復漢留

長策中原仗老臣（先主欲復興劉氏而袮漢以其所留之長策与後主也所留長策者謂欲取中原仗諸葛老臣爾）雜耕心未已（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与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継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无私焉）歐血事酸辛（歐於口切亮与宣王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霸氣西南歇（按蜀志譙周初勸進曰西南有黄氣頋大王應天順民今葛亮已死中原莫圖則霸氣所以歇也）稚圖歷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錦江劍閣蜀国之土地也過楚而通秦則言本可以混一而不能焉乃所以傷之也）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立一作泣裹陽記亮死所在各求爲立廟朝一作朝議以礼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虛簷交鳥道（交一作扶鳥道乃飛鳥之險道言先主廟瞰乎山之高也）枯木半龍鱗竹逆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玉座先主神座也）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謂夔州之人祀事之礼也）絶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從此已下甫言其身之流落因先主廟即諸葛之功以自比而感歎也宋玉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況乃久風塵（風塵喻寇亂也）孰與關張並（孰一作勢此盡言諸葛与関羽張飛之才器孰与並乎言不可並也按関

羽張飛傳初劉備襲蜀丞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万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諸葛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功臨耿鄧親甫謐評品以爲鄧禹之高勳耿賈之洪列可親近矣應天才不小上注得士契無隣蜀志先主復領益州拔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黄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処之顯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競勸遅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秋野五首

秋野日荒蕪荒一作疏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楚在春秋爲蠻地左思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注岷山爲東井星絡之維卜宅楚村墟楚要古楚附庸国棗熟從人打從一作行葵荒欲自鋤自一作日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謂物不可違其性也水深魚極樂林茂

烏知歸吾老甘貧病（吾疑作衰）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此山薇（薇蕨也昔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卧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謂竹簡之書也）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謂蜜蜂之房也左思蜀都賦蜜房郁毓被其阜）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香（謂秋花之香也）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青女主霜雪之神淮南子青女降霜）賜被隔南宮（公為尚書員外郎而旅寓于夔故隔乎南宮之賜也後漢樂松直南宮家貧无被帝聞而嘉之詔大官賜尚書以下食并給帷被）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鷺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解佚買切識也）不必作參軍（世說郝隆為南蠻參軍上巳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

公始得一座府那得不座語也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踈豁，借汝遷居停宴遊。借吳司法自舟中遷來以居，而我甘心停宴遊也。雲石熒熒高葉曉，曉一作曙。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為姻婭過逢地，爾雅釋親：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壻相謂為婭。許生曾軒數散愁。數色 用功頻也。古堂本甫之所有，既借吳郎住，却是姻婭家之屋宇，乃為我過逢之地，仍許我坐於曾軒，以消其憂也。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撲，普卜切，擊也。前漢王吉傳：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棗完，去婦復還。無食無兒一婦人。吳郎寓居瀼西堂，前棗熟，甫告之以任從西鄰寡婦取以充飢，推是心以治國平天下，無非仁政，乃所以嘉之也。不為困窮豈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言探斯婦人之情，乃困窮所[illegible]

宜更親之用之仁厚可知矣 即防遠客雖多事倘一知使插疏籬却甚真使一作便言雖任剝扁取棗然只卽以遠方而來當籬落以防他寇亦不害其爲直也 已訴徵求貧到骨

正思戎馬淚盈巾盈一作霑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絕代謂當代絕無也前漢外戚傳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獨立

發皓齒傅毅舞賦騰清時發皓齒滿堂慘不樂謂其聲悲也前漢刑法志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響下清虛裏清虛一作浮雲謂其響達碧空也江城帶素月

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老夫甫自謂也壯士淚如水戰國策荊軻別燕丹於易水之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皆垂泣玉盃久寂寞謂有盃之声久而不聞也以譏玄宗昔日與楊貴妃宴集今則不復講矣韓非子紂爲象箸犀玉之盃

金管迷宮徵謂楊氏之歌妙乎宮徵也以譏玄宗惑於声音與爲霓裳羽衣之曲聞者悲愴祿山之亂職此之由也勿云聽者疲愚智心

盡死夫歌能感動人心聽者忘疲愚智心若死灰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信知聲音之道得乎天籟之自然殆非金石絲

竹之可比也晉桓溫問孟嘉聽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

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音歐王皆作青傾側天下耳側王作倒豪傑之上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乃若秦青天下傾耳無害其爲惡也楊氏之歌其秦青之比乎。列子湯問篇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自謂盡之遂辭歸青弗止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嶲州以西有烏白蠻孤城白帝邊公孫述更魚復縣爲白帝城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公自中原入蜀又自蜀南下可謂飄零矣以病寓居雲安今又移居於夔僅踰百里蓋以行役之勞而得痟渴之疾也雄劍鳴開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之妻曰莫耶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斷髮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作漫理故謂之雌雄劍鮑昭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羣書繫兩舩一作所向皆窮轉餘生日繫舩甫飄零夔府餘无所有惟琴劍書籍自隨而已故也亂離心不轉衰謝日蕭然筋力

事殊聞青草，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登高臨遠多有景物所以象其形非能者有詩以陶成之耳陶如陶者之埏埴令如工冶之鑄也皆鍾嶸詩評阮嗣宗詩無彫蟲之工而詠懷之作可以陶冶性靈也齊顏之推家訓論文章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諫亦樂事也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古樹一作石樹謂石楠也拂雲霾楚氣霾謨皆切言雨土蒙霧曀之氣高拂乎雲也朝海蹴吳天蹴子六切言江流朝宗於海其勢蹴踏吳國之天也煮井為鹽速蜀都賦實以鹽也注新井縣井出地如涌泉可煮以為鹽燒畬度地偏畬詩遮切畬楚俗燒榛種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其刀以木為柄刀向曲謂之畬刀按集有詩曰畬田費火耕又曰斫畬應費日是也劉禹錫有畬田行曰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卧木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夔地頗暖春草寒花四時不斷也獵人吹戍火謂行獵之人因取戍之火以早獵也野店引山泉夔峽无井居民以竹筒引山泉而食之從此以上至峽束滄江起皆見夔州之風物也喚起搔頭急言晨睡之中故人喚起頭方煩痒以髻搔之不停手而頗急也或曰喚起鳥也晨鳴之鳥喚人睡起因以得名。韓愈詩喚起窗前曙是也何

逸詩金粟褭搔頭 扶行幾屐穿 屐竭戟切履也言既睡起爲人所扶而行凡穿破幾屐則見其行往來之頻矣 或曰扶行扶也扶杖遍歷而屐齒穿也阮孚性好屐容有詣孚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能著幾屐 兩京猶薄產 謂有田在韋杜也劉孝威詩微生只薄產 四海絕隨肩 謂无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幕府初交辟 嚴武爲東西川節度使交相辟奉甫爲參謀 郎官幸備員 甫嘗爲尚書員外郎而不事事故曰備員而已 瓜時猶旅寓 猶一作仍瓜時則五月七月間也左氏莊公八年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萍泛苦寅緣藥餌虛狼藉秋風灑靜便 便讀平声安也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 開襟驅瘴癘 峽多嵐瘴氣候衣濕薰成疠疫憂愁鬱結者易爲所困故開襟以驅之也 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 謂藩鎮之諸侯以礼宴待之也按集有曰甫也諸侯老賓客又曰佳人宴出薰嬌娆足知主人之愛客也 哀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 古詩金屋列神仙 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淚潺湲 甫自注曰都督柏中丞筵聞梨園子弟李仙奴歌夢弼按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李龜年洞知音律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絕不類人間其後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

良辰勝景常為人歌闋坐上聞之莫不掩泣而罷酒弔影夔州僻言獨客夔州旁无親舊惟与形影相弔而已曹植責躬表形影相弔回腸杜曲煎甫長安杜曲人也故思故鄉而回腸煎熬也司馬遷書腸一日而九回即今

龍廄水甫自注曰兩京龍廄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内莫帶犬戎羶甫不知中原消息故深憂之以今龍廏門邊之水莫使為犬戎所羶汙乎犬戎謂吐蕃陷京師也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

筵既要吐蕃之羶汙是以喜肅宗中興得將相之臣輔翼有如耿弇賈復蕭何曹參也秉威滅蜂蠆謂秉其威以掃除蜂蠆之毒也左氏傳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曰君其无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戮力效鷹鸇謂併其力以效鷹鸇之擊搏也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太史克曰无礼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舊物森猶在謂收復京師也左氏哀元年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凶徒惡未悛悛且緣切止也謂史思明再起也國須

行戰伐人憶止戈鋋鋋時連切矛也言人厭征革也奴僕何知禮恩榮錯

與權奴僕指言將帥多以武功起於微賤而蒙寵養冠以要朝廷故也八公孫洪賛衛青奮於奴僕胡星一彗孛晉天文志昴為旄頭胡星也彗孛妖星也黔首遂拘攣胡星指言安史之乱而民皆拘束也秦紀始皇更名民曰黔首哀痛絲綸切前漢西域傳武帝末年遂弃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礼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

其出如綍頒苛法令蠲萬紀與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法業成陳始王王讀去声比美肅宗之中興也因時之變陳王業之艱難以警之也詩豳風七月陳王業也兆喜出于畋比美肅宗之得將也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乃遺汝師乃田於渭陽卒見太公釣与俱歸宮禁

經綸密台階明戴全謂得台輔經綸而明贊之也能罷熊戴呂望上注鴻雁美周宣比美肅宗如周宣王能安集万民也詩鴻鴈美宣王也万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側聽

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言肅宗中興於唐本李得賢而鄭與李乃所謂不世出之賢者故吟詠而思之也

音徵一柱數數色角切道里下牢千甫自注曰鄭在江陵李在夷陵夢弼謂音徵言得李鄭音問之書頻數也道里千言鄭在江陵李在夷陵与甫相距九千五百餘里之遠也一柱觀在荊州宋臨川王于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惟一柱所以言江陵也下牢関在巫峽之南所以言夷陵也

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以四子比鄭李也陰則陰鏗何則何遜沈則沈佺期宋則宋之問也鄭如陰何之文以鄭李比之彼尚清省未爲富艷近如沈宋之文欻然追逐与之相聯翩也或曰沈宋謂沈約宋玉也

律比崑崙竹言其爲文之協音律也前漢律曆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吹之以爲黃鐘之宮音知燥濕

絃言其辭文奇甚下拊拍之宜也韓詩外傳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記其柱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
記也劉孝標絕交論撫絃音徽未達燥濕 風流俱善價 謂文章流傳見重於世也 愜當久忘筌
謂文章當於理而貴其聲迦也文賦愜心者貴當莊子得魚而忘筌 置驛常如此 以鄭監之好客比之鄭莊也前漢鄭
當時字莊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洗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 蒼龍蓋有焉 以李賓客之待士比之李膺也後漢
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雖云隔禮數 甫自謙以謂与之位貌隔
也左氏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不敢墜周旋 左氏傳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高視收人表
言李鄭門下務收人中之表儀者盡門无雜賓也 虛心味道玄 言李鄭心存探乎道之原也 馬來
皆汗血 言李鄭之立朝如汗血之馬其才傑出也前漢西域傳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鶴唳必
青田 言李鄭比青田之鶴其質不凡也永嘉記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便去 羽翼商山起 謂李之芳為太
子賓客通主客之辭命故比之商山四皓也張良傳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蓬萊漢閣連 謂鄭嘗為秘書監掌秘府
之圖書故比之蓬萊漢閣後漢竇章傳李者稱東觀為道家蓬萊山 管寧紗帽靜 自比以下乃子美自休也魏志
管寧傳寧字幼安魏青龍中徵命不就居海上常著紗帽布裘出入庭闈 江令錦袍鮮 陳書江摠為尚書令日與後主

遊宴後庭按摭集有山水衲袍賦其序曰皇儲監國餘辰娛隸終宴有令以衲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

東郡時題壁東郡謂鄭在江陵也南湖日扣舷扣亡很切舷胡田切南湖謂李在夷陵也按集有寄題鄭監湖上亭又有暮春陪李尚書過鄭監湖亭泛舟又有重泛鄭監前湖是也遠遊凌絕境遠遊獲名也古詩足下難遠遊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此已下言李鄭之遊賞甫欲往從之而不可得但起故鄉之念也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國步乃迍邅乃一作尚詩桑柔國步艱貧易屯卦迍如邅如衾枕成蕪沒池塘作弃捐甫自注曰平生多病卜築遭壞因遭亂離故寢食宴安之地皆無没弃捐也別離憂怛怛怛當割切傷慘不安貌伏臘涕漣漣歲時伏臘俗所以奉先甫寓絕域故感伏臘而流涕也展釋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以伏庚者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後逢第三庚至立秋後初庚爲上中下三伏高堂隆魏臺訪議曰何以用臘閹天師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應劭風俗通曰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也或曰獵接也新

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 露菊班豐鄗秋菰影澗瀍 菰一作蔬豐鎬在長安澗瀍在洛陽皆甫生涯所在之鄉也 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 新阡謂土也改變也風俗通南北曰阡或日前漢原涉名其母墓曰南陽阡是也 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 言安史之亂民俗化之紛爭不息賴李鄭二公有以整葉之也晉書劉琨傳琨與祖狄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嘗恐祖生先吾著鞭 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 甫寓夔對月而傷亂離也 局促看秋燕 燕至秋時如客欲歸而未得聘也 蕭疎聽晚蟬 彫蟲家記憶 甫謂以詞賦之作家二公見知而記憶之也揚子吾子篇或問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烹鯉問沉綿 甫謂以沉綿痾之疾蒙二公遺書而録問之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卜羨君平杖 言乏杖頭錢也前漢嚴遵傳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閲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晉阮脩字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余謂此豈子美誤以君平爲阮宣乎海陵下圖又謂今世圖畫所傳嚴君平挾蓍策攜節竹杖亦挂百錢於杖頭故近岑參詠君平卜肆詩曰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時有豈更別有所據乎 又 偷存子敬氈 言居貧無餘物也晉王獻之傳字子敬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 囊空把釵釧米盡拆花鈿 言皆

賣易之也甘子陰涼葉皆言所居之風物也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謂之常山蛇勢也或曰此古井田法也市暨瀼西巔甫自注曰市暨夔人語曰峽人名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管郡縣江水橫通山谷處居人謂之瀼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收一作秋從此已下紀瀼西草堂所有也前漢貨殖傳岷山踆鴟至死不飢注踆鴟謂芋也白種陸池蓮池一作家晉陸筠詩芙蓉金絛懸玉璫珍[illegible]色好梨勝頰謂梨紅如頰也穰多栗過拳謂栗大如拳也勑厨唯一味謂食不敢重味也求飽或三鱣鱣張連切說文鯉也兒去看魚笱一作俗異蹐蛟室人來坐馬韉人一作朋言負無坐席也戰國策蘇秦少與張儀爲友秦在趙爲相儀至趙使人白秦秦心激之令儀於城東門外坐以破馬韉進之麤食儀憤乃西入秦昭王善之拜爲相數曰馬韉之事乃至是乎縛柴門窄窄謂織柴以爲門也通竹溜涓涓謂接筒以引水也塹抵公畦稜稜魯鄧切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公畦官園也村依野廟壖壖与堧同而緣切鼂錯傳壖廟堧垣顏師古曰堧者內垣外遊地也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言久不出仕也誰云行不

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澁銀章久不服之所以澁也馨香粉署妍甫時爲工部員外郎不在諸省中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耳然省謂之蘭省者以其諸官郎握蘭含香也故云馨香又謂之畫省以粉飾之故言粉署也紫鸞無遠近鸞鳳一舉千里不論遠近以比鄭李也黃雀任翩翾翾許緣切小飛貌黃雀翩翾无以企及之乃子美自喻也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言已之窮困局促如黃雀而勉二公之爲功名也聲華夾宸極言李鄭聲華足以夾輔宸極也早晚到星躔言李鄭將見擢用爲台輔也郎官象列宿諸侯象四七宰相法三台皆星躔也懇諫留匡鼎言李鄭或抗章諫諍如匡衡也前漢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張晏曰衡少字鼎衡陳便宜及有政議傳經以對諸儒引服虔言李鄭或執經講論若服虔也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善著文作春秋左氏傳解以孝廉舉不過輸鯁直過一作逢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爲誰編不過用鯁直以進當爲正陶甄之化耳所以然者上則軫肅宗宵衣旰食之憂下則恤黎元疾苦之望如此則可以畫像於雲臺而書名於簡冊然畫像紀功者果何人耶而二公曾不與焉故子美惜之也後漢馬援傳顯宗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又吳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殺青簡寫書注以火炙簡取其膏青書復不蠹謂之汗簡也

行路難何有古樂府有行路難篇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
控鳴絃言檝飛之疾如箭削之急欲前往以求乎禪法也身許雙峰寺釋氏要覽曹溪在韶州双峯寺
下昔晉武侯曹叔良宅建為寶林寺双峯寺即宝林寺也門求七祖禪按佛書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謂之天竺七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自達磨至慧能謂之中華八祖由五祖而上盡梁隋開元以
前人六祖慧能皆入滅於唐睿宗先天元年而子美於是年始生六祖之道至肅宗上元初方盛故肅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內供養子
美於盛時漂泊在蜀以此考之則六祖与子美盡同時先後人也故所求禪言七祖而不言六祖也落帆追宿昔
衣褐向真詮言於彼処落帆乃是宿昔之願其衣褐之身專為依向真詮之法也安石名高晉
甫自注曰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夢弼謂此以謝安比鄭監之有盛名也昭王客赴燕甫自注曰李宗親有燕昭
之美燕周之商也夢弼謂此燕昭比李之芳喜佳客也途中非阮籍子美自喻前也晉阮籍傳籍率意獨駕不由
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查上似張騫查与槎同言二公之耆舊如張騫之乘槎上霄漢非阮籍哭窮途之
流也或曰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按集有哭之芳詩曰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甫作此詩在大厤二年上距
廣德二年之芳奉使之後凡三年矣夢弼按漢書張騫以郎應募使西域窮河源之遠即元乘槎之說惟張華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

上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多齎一年糧乘之十餘日忽至一処
有城郭屋舍宮中有婦人織見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
此其人問此是何処荅曰君至蜀訪問嚴君平還後以問君平君平
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女即此人■到天河是也夫旹指言張騫
宗懍作荆楚歲時記乃引博物志謂漢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查而
去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河得搘機石還爲東方朔所識今予按
宗懍所言既引博物志而博物志不言張騫則知宗懍之謬可不攻
而自破矣前輩詩往往有言張騫槎者乃相襲訛謬矣然則子美其
亦承襲之訛歟縱出
雜詩斷不足信也　披拂雲寍在　莊子天運篇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
居无事而披拂是　淹留景不延　甫淹留江漢年已老矣　風期終破浪水怯莫
飛涎　言我之風期以破三峽之水南下而歸故里告尔水袛毋吐涎而爲譚也穀梁傳僖公元年江熙曰風味之所期古猶今
也南史宗愨字元幹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愨年少問其所志荅曰願乘高風破万里浪　他日辭神女傷春
怯杜鵑　甫既離夔而於巫峽辭別神女之日又在暮春是以悵聞杜鵑之啼也　淡交隨聚散　礼君
子之交淡如水　澤國遶回旋　旋一作還　本自依伽葉　葉夫涉切言萬居僧舍也姓氏英賢
錄王中字簡栖作頭陀寺碑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迭大迦葉佛大弟子也　何曾藉偓佺　藉慈夜切
偓音渥佺音詮劉向列仙傳偓佺者槐里采藥父也好食松實形体生毛長數寸能飛行逐走馬　鑪峯生轉盻

眄弥珍切斜視也匡峯即江州庐山也庐山記東南有香炉山孤峯秀起游氣霏氛氳

橘井尚高褰蘇耽

橘井在郴州神仙傳蘇耽鑿井種橘以救疫癘以井水服橘葉即愈矣

東去窮歸鶴言本井去人計窮不能歸

故御曾鶴之不若也遼東華表柱有鶴集其上自言丁令威日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是方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

南征盡跕鳶跕都牒切墮兒馬援傳南擊交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

隨大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塞悉則切妙教釋教也釋書謂能修其教者足以追塞宿業也

顧凱丹青列謂顧凱之畫列於壁而可觀也晉書顧愷之尤善丹青録見前

頭陀琬琰鐫謂頭陀之碑刻於石而可讀也姓氏英賢録王簡栖頭陀寺碑頭陀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敢寓言於離蒙庶髣髴乎衆妙又釋氏要覺見頭陀者梵言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之塵能忿汙心此人能振掉除去今稱頭陀稱呼之訛也善住意云杜多者抖擻貪欲嗔癡三界內外之若不取不舍不格不著非是不著我說人名爲杜多也

衆香深黯黯衆香謂如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之類是也

幾地肅芊芊幾地謂釋氏自第一地至第十地脩行言有漸也

勇猛爲心極淸羸任體孱孱鋤連切弱也

金篦空刮眼釋氏涅槃經如良醫治目即以金篦刮其眼膜

鏡象未離銓鏡象一作平等言鏡中之象未離乎粗迹要當悟空達本如得魚而

忘筌斯乃為書意文字道也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